



2 027 0871 1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

(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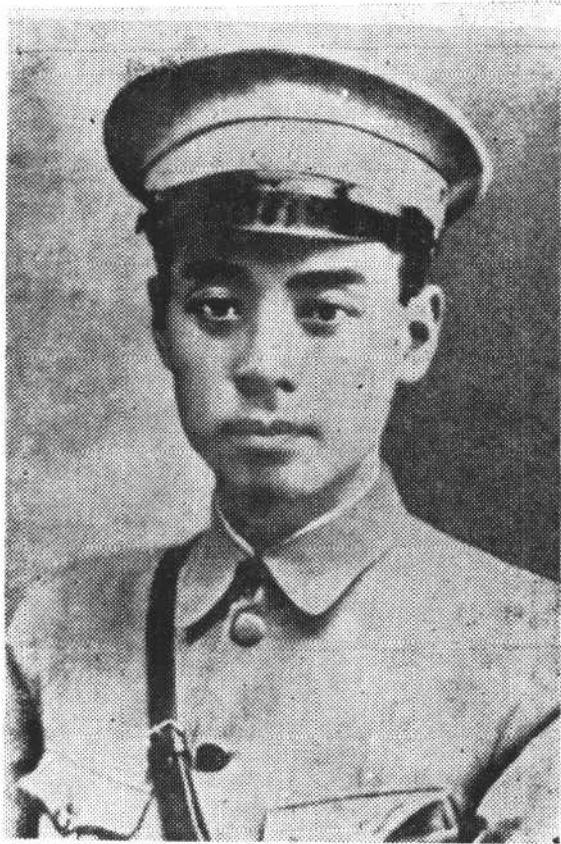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借 阅	请 交 换	
	解放军体育学院政治 教 室	地址：广州沙河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一九七九年六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周 恩 来 同 志**

6076612

革命  
周恩来題

一九二六年周恩来同志为《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题字

## 前　　言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到一九二六年底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革命干部、创建革命军队、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支援北伐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缅怀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紧跟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根据历史文献、报刊资料、文物照片和调查材料等，汇编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大事记）。

周恩来同志这些文章和讲话，是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

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发表的，当时我党还是处在幼年时期。我们在学习、研究这些文章讲话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紧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于水平和时间关系，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一九七九年六月

# 目 录

- 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 ( 1 )
- 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警告反动商团示威运动  
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 6 )
-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 7 )
- 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 12 )
- 中山北上后之广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卅一日)..... ( 14 )
- 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 ( 21 )
- 军队中政治工作(第一讲)(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 ( 22 )
- 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词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 29 )
- 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五年七月卅一日)..... ( 30 )
- 勿忘党仇(一九二五年八月)..... ( 33 )
- 祭廖仲恺文(一九二五年八月卅一日)..... ( 35 )
- 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一九二五年九月)..... ( 36 )

在石龙军民联欢大会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	(38)
在惠州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38)
电告战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39)
克复潮汕后之捷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41)
给兴宁县长罗师扬的信(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42)
通告第一师党部诸同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42)
招待汕头各界代表的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	(44)
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47)
第一次电告东江行政会议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	(47)
在东江行政会议上之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48)
电请惩戒已撤惠阳县长罗伟疆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50)
第二次电告东江行政会议	
(一九二六年二月廿七日).....	(51)
在汕头市庆祝妇女节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	(52)

纪念总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52)
令梅县县长江董琴调查广益中学侵占嘉应大学校址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53)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 训练班上的讲话(一九二六年七月).....	(54)
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57)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60)
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64)
题词(一九二六年).....	(69)
附一：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同志在揭阳的讲话 (一九二五年三月).....	(69)
附二：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一九二六年三月).....	(70)
附三：周恩来同志在广州叶家祠召开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独立团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77)
附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广东 革命活动大事记 (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78)

# 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

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

今天是我们纪念“九七”国耻的第一次，我们回想二十四年前结辛丑条约的今天，当知庚子八国联军的攻入京津，实是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进攻中国的一次，这一点，要算最值得我们注意。而且使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国际性，也因此认得格外分明。

本来帝国主义的发生是近五十年事，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态，也是最后一期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经济性本是自由竞争的，至帝国主义则加入了最重要的专利成份。凡是资本主义的国度，其经济状态发达到生产集中，资本集中的专利形式，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合而成财政资本，便向外殖资一样重于成品输出。而世界空地又已分完，商场渐成独占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发生和其彼此间的冲突，乃成必不可免的事实。但在冲突前后，必又是一个缓和的联络状态，转而向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施联合进攻。被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着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自也不能外此法则。

我们看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当着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间，实行瓜分非洲的时候，同样的野心也在中国暴露出来。事实的证明，要以一八八四年法占安南为起首，接着一八八五年、一八八七年中法二次定约，中国更承认法国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在云南，贵州两省的专利。英国也于一八八六年并了缅甸。及甲午中日战争起，次年因战败割台湾，承认朝鲜独立，而辽东半岛更被日本占领。不过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后起者，尚为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所嫉，故终被俄、德、法联合迫着退了辽东。然不两年，

德占胶州，俄侵大连、旅顺，英租威海卫，法租广州湾。瓜分中国的事更显明了，不仅此，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在这时割分成功。其中的是大英国主义占的范围最广，而且最为富厚。且在同一年（一八九七）中，因为比国获得京汉铁路的建筑权，英国遂藉口获得线长二千八百英里的十省铁路建筑权，别几国也各有所得。在这些事实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出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骤的起首，是存在于各自竞争的状态中的。只是对于新兴日本的排斥是一致的。而最幼的一个帝国主义的美国，在这时也尚未感到争取中国利权的急切需要。

及庚子事变一起，情形却大变了。进兵者八国，日、美在内，参与其事者十数国。战后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各国都分沾无遗。这真是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开始，使我们得以认清榨压中国民族的敌人一个不漏。且这种联合形式，更是华府会议后国际共管中国的胚胎。从新银行团总揽中国利权起，继之临城通牒签字者十六国，长江外舰实行联防，广州税关问题，有十六只外舰示威，那一件不是庚子联军辛丑条约的扩大行动。我们每抗帝国主义一次，帝国主义列强必联合反攻一次。庚子事变如是，临城案件，外舰联防，和威迫广州革命政府亦莫不如是。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

孙中山先生于本月四日的宣言中说：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为排满，在今日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侵略，这确是至切不移的革命主张。足以为我们革命政府乃至全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在第一次过“九七”国耻纪念时的主要口号。

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我们要知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度，虽倒了俄、德、奥三国，其余的还

是张牙舞爪地吸饮弱小民族的劳苦血液。不论他的政治是右倾或左倾，是保守或激进，只要其资本主义不倒，其帝国主义榨压弱小民族的行动是永远停止不住的。

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度，亦是帝国主义的策源地。他自从所谓工党政府成立后，依傍着自由党取得国会中多数，俯仰随人，极其可怜。不要说工党一般首领，原无推翻资本阶级的决心，且更有蔑视弱小民族的成见。（工党内阁商务大臣卫布，曾在大学教授室中亲言东方民族如印度、中国，实应为文明的西方人统治着，社会主义不是在野蛮人中讲的），便是麦克唐纳德，真有如当年著书痛诋英政府对殖民地政策之失当的诚意，然而他处在资本制度的包围中，如何能放弃英帝国主义者的传统政策。对内产业国有案不敢提出，救济失业工人的房屋和生活费案，不得通过。对外军备预算之增加，军舰之添造，印度孟买罢工之屠杀，及其共产党人之无故被审，对于德国赔偿问题之操纵，此盖与鲁意乔治和包尔温内阁时代的政策，原无二致。故不待英兵侵略西藏，和最近广州英领事为汇丰银行买办私运军械，罢市要挟事而威吓革命政府的事实发现，已经可以知道工党政府不过是英国资本家压迫工人及弱小民族的工具。

现在，“左派联合”的法国爱友内阁，是与从前所谓“国民团结”的朴安开雷内阁名异而实同的。对德政策虽说退兵，但须在一年后。而且德国赔款如交不完全，或有何其他藉口之资，法兵仍可不退。比较朴安开雷不赔款、不退兵的政策，不过变横蛮为圆滑而已，没有实质之改变。对殖民地政策，则摩洛哥、亚智理皆被压迫，叙利亚之霸占，安南之奴属，并不因班乐卫等之为慈祥，便能变更实际。至压迫中国金佛郎案，则左派中利安原为中法实业银行案之有关系者，爱友、班乐卫更

是退还庚子赔款的与闻人。故一朝当权，金佛郎案的秘密解决更增大了必成之机。王克敏的中饱之资，更稳拿到手。总之，法国内阁的更换，只不过是资本阶级中大工业家与小资产阶级竞争的一幕结果。实际上爱友内阁，连完全立足于小资产阶级利益上的政策都不得持久，终须要和大工业家、特别是和炼钢公司妥协，才能立住脚跟。以拥护贩卖机器、汽车、军械等等金属工业品于中国，以抢夺中国财富而归的工商业家之利益为掌本的左派内阁，我们如何能望其解放中国。

世界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国度的美国，向来是以文化侵略温和政策，欺骗中国民族的。但自临城案通牒，外舰联防，压迫广州三事发生后，这个假面具已渐渐戳穿了。然或许有人要想美国政治原分两大派，共和党固大资本化了，假使今年十一月总统选举胜利，落在学者入的民主党手里，对华政策或要改变，这实是再错没有的思想。麦克唐纳德、爱友、班乐卫，何尝不是英法的知名学者，而今如何。难道决选了一百多次的民主党候补总统大维斯，还能有超麦克唐纳德的能力而自拔于资本阶级的煤油漩涡么。且大维斯是祖述威尔逊主义的，威尔逊高唱十四条和平志愿的时候，也正是他遣兵霸占海维岛上共和国的日子。于此，我们早已领略了威尔逊主义正义人道之意义了。再左点说，更是所谓第三党首领拉斐来成了功，他也出不了英国工党的范畴。况他的来源，更是分裂于最右的共和党中的。假使共和党依然胜利，则柯利芝对华政策我们既已受够。再加上一位手订榨压德国劳苦民众血汗的赔款计划的道斯副之，我们更紧要防着，与德国赔款计书异名而同实的新银行团计书在东方之实现。

日本现在的政治是由右而左了，然而还肯信那手订二十一条的加藤首相的对华政策真能如其言的亲善。从中日战争起，直

至去年残杀华工三百余人，今年驱逐侨工回国止，我们只感觉到亲善中无时不有血腥的滋味。

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左派政治是如此，则法西斯蒂当局的意大利，宗教徒握权的比利时，军阀专政的西班牙，我们能信其对华政策或竟胜于左派政府么？不能。绝对的不能。

孙中山先生宣言中说，屡施暴政于埃及、印度、爱尔兰和以炮舰威迫中国万县，斩首二人以偿一失足落水之美国人的生命的英政府，实无颜可以诬革命政府为野蛮。我们更可扩大说，派八国联军残杀中国人，结辛丑条约，至今犹在执行的帝国主义列强，实永无颜面和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言和言好。除非他们的帝国主义崩溃，杀个你死我活。这正是“九七”纪念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决最后死战的口号。

帝国主义，既是我们弱小民族永世不能解的仇敌，我们和他决死的方法，也便应认识清楚，找到事处。

庚子义和团排外的狂乱心理和散乱暴动，不但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列强，且使中国政治经济的进化向后开倒车，使复古派顽固派的守旧党人，得以利用其势，延长封建制度寿命。这样的排外，岂仅不是革命，转而成为反革命。且更使无耻的维新派，转而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了。拳变中长江联防情势便是其例。

和平妥协的方法，不能谋中国民族解放于帝国主义挤压之下，已如前述。反动的排外，也会踏着庚子事变的复辙。于此，我们可知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

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

看啊！国民革命的首领，已经领着我们向这条路上前进了。我们且杀向前去。

### 《帝国主义与中国》

1925年7月出版

## 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警告反动商团 示威运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全会场中的革命国民：

我们今日度此双十节，均知双十节的来源是由于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实际上并未成功，我们既无庆祝之必要，更无欢乐之可言。因此，我们将这个不应庆祝的双十节改为双十警告节，来警告一切破坏革命的反动派。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方将成功时，袁世凯曾利用他所依赖的北洋军队压服革命党，乘机夺取了民国的政权，造成军阀祸乱之开始。二次革命发生，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新银行团大借款的助力，遂削平南方，驱逐了所有革命分子出国。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得着日本的后援，遂大批的拍卖中国。段祺瑞倒，曹琨、吴佩孚得着英、美的后援，反动的局势，卖国的成绩，更加倍的制造起来。同时奉皖两派军阀还是或明或暗的与日本发生密切的关系。不但北方如此，便是南方的新军阀，也都有他们各一派的帝国主义做后援，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是个最明显的例子。不但军阀如此，一

\* 原题：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周恩来演说词

切官僚政客也都与帝国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于买办阶级洋货商人，他们的卖国行为是更加显著。总之，这一干人，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都是革命的对头。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共和国。而这类反革命派，他们都是随着帝国主义来破坏中国独立的，反对中国民主的，永不愿实现中国共和的。我们为要使辛亥革命彻底成功，我们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也就是团结起今日到会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商人向四周围的反革命派进攻。我们为要使中国真正独立，真正共和，我们才不愿将双十节作庆祝节过而改作警告节。所以今日到会来过警告节的人，至少都是赞成向反革命派进攻的。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

《双十》特刊（1924年10月10日）

编者：《双十》特刊，《农工旬刊》社出版

##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广州通讯）

一、广东政府 我们从广东政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阀挟持，向帝国主义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

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他们驻扎的地方多是广东富庶之区，而滇军各首领每年汇回云南款项，据银行人说常不下千万。对于东江战争，驱湘军为前锋，胜则归功于已，败则卸过他人。北伐事起，阳示赞成，阴则藉口陈炯明将图反攻，按兵不动，好保持他们已占有的富庶防地。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动身北伐时下令废除一切苛捐，而饷源在握的各军长不但不能遵令取消，且更藉北伐巧立名目，加抽各种捐税。滇军军阀如是，粤军、桂军、湘军等军阀亦莫不如是。政府号令不得他们同意，虽令亦不能行。反之，他们的主张虽违政府号令，政府亦必须屈从，例如扣械事件的调停，粤滇两军阀均想藉此与商人接近，见好商人，然后从中剥夺。结果因滇军力大，许崇智敌不过范石生、廖行超，范、廖遂以五十万将中山卖了。中山知被卖后，气愤不过，但他的左右却竭力怂恿他忍气吞声地接受范、廖等私定和约。中山在表面上是接受这个怂恿，然而心实未甘。故五十万的敲捐，中山曾宣言不要，百余吨枪械，中山几次传令缓发，范石生藉故索枪，想从中渔利，中山亦曾令蒋介石扣留不发。中山这种敢为的勇气，国民党左派是极力赞许的，只惜包围中山左右的，大都皆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因之中山彻底的主张遂常被他们阻挠，不得遂行其志。于是五十万的敲捐，终于由大本营秘书厅以领枪一支缴洋五十元的变通方式发表。枪械缓发，范、廖等竟指使商团代表通电痛骂政府无信，而范石生自己所要敲诈的枪械，亦终于听他强索而去。并且商团代表骂了政府后，越骂越起劲，外而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和陈炯明军阀，内而利用李福林、李朗如为他们保镖，以实现商人政府的局势，亦愈迫愈紧，第二次罢市的通牒遂于双十节前一日发出。政府在此时本已退至无可再退之境，然因不敢反

抗李福林等的威迫和前此已曾因被迫允许还械的宿约，五千支枪械乃于双十节早晨，由黄埔运回广州发还商团。商团看出政府软弱畏怯的破绽，当日便摆出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军阀合用的工具之气势，向徒手的市民巡行队肆行屠杀，尤其加倍地屠杀巡行队中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军官、学生。趁火打劫的福军，——政府的军队，亦复加入摧残，为所欲为。屠杀后四日中的广州状况完全是一派商团和军阀横行的反动局势。在这时候，国民党右中两派合作的广州政府已知他们的地位，是快要被陈炯明和买办阶级受着英国帝国主义指挥而合作的商人政府袭取去了，再不进攻只有灭亡，但他们却又没有勇气去图进攻。然而革命的左派，领着革命的工农群众，受着极大的摧残和压迫，却万分忍耐不住了，他们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因为广州已为反革命势力所笼罩，号称革命的政府若再希图妥协苟安下去，不但所有的设施将益较从前为反动，国民革命亦将在广东完全破产，工农阶级的解放运动更会被摧残到底。不生则死，中山虽远在韶关，亦看出了这个姑息养奸的反动局势，除进攻外无别道，于是最后的决死战才由中山指定的革命委员会发号施令地动作起来。同时中山更觉悟到自他到韶关后的广州政府，妥协自私，完全违背党的宣言及他的意旨做事，故在愤怒中曾有否认非革命的广州政府之决定。不意进攻商团的战争一开，眼灵手快的滇军军阀立刻觉悟到商团得势，陈炯明转瞬归来，便会排斥客军的危险，和枪械与其存商团手中，莫如收为己有的妥当。唯利是图的李福林，亦看出趁火打劫之利，较受商团拥戴的为可靠而切实，于是阵势中便立地加增了两派刽子手。自然我们也承认滇军军阀和福军之攻打商团，甚至于乘机抢劫，广州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统都无法禁止。